

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

The Nobel Prize

饥饿的石头

(印) 泰戈尔/著 王娱瑶/译

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

饥饿的石头

[印] 泰戈尔 (Rabindranath Tagore) 著

王娛瑶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

饥饿的石头 / (印) 泰戈尔 (Rabindranath Tagore)
著; 王娱瑶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
2018.8

(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)

ISBN 978-7-5594-2354-2

I. ①饥… II. ①泰… ②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印度—现代 IV. ①I35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6885 号

书 名 饥饿的石头

著 者 (印) 泰戈尔 (Rabindranath Tagore)

译 者 王娱瑶

责任编辑 王 青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6.5

字 数 147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354-2

定 价 29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河边的台阶·····	001
回家·····	008
饥饿的石头·····	017
喀布尔的水果小贩·····	032
拉什玛尼的儿子·····	042
马沙老师·····	074
纳杨约尔的巴布们·····	094
弃绝·····	107
胜利·····	117
视觉·····	126
苏芭·····	152
她还活着吗/生或死·····	160
邮政局长·····	175
纸牌王国·····	182
骷髅·····	193

河边的台阶

假如你想要知道过去的故事，那么就坐在我这台阶上吧，请侧耳倾听那汨汨的水流所讲述的一切。

阿什温月^①就要到来了。河水已经涨满。我只剩四级台阶还留在水面上。水流爬过河床的低洼处，那里的芒果树下密密麻麻地生长着腰果树苗。就在那河流弯曲的地方，三个古老的石堆高高立起在水中。几艘渔船停歇在岸边的白杨树旁，随着黎明时分涨起的潮水左右摇晃。沙洲上一排修长的野草瞥见了刚刚升起的太阳；野花正含苞欲放，只是还未到盛开的旺季。

一些小船在洒满阳光的河面上轻快地滑行。婆罗门神父带着他的例行船队来沐浴了。女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河边汲水。我知道这也是库苏姆过来洗浴的时候。

可是那天早晨我没见到她。布邦和斯瓦诺在浴池边哀叹着，说她们的朋友已经被送去了夫家，那里离恒河很远，全是陌生的

① 阿什温月，即九月。

人，陌生的房子，以及陌生的道路。

有段时间我几乎渐渐忘记了她。一年过去了。浴池边的女人们已经很少提到库苏姆了。可是有一天晚上我吃惊地触到了那双无比熟悉的脚。啊，是她，可是她的脚上已经没有了镯子，没有了曾经的叮当声。

库苏姆成了一个寡妇。她们说她的丈夫在一个偏远的地方工作，每年只能见到一两次。她在一封来信里收到了他的死讯。于是这个八岁的寡妇擦去了她额头上新娘子的朱砂痣，脱掉了她的脚镯，回到了她恒河边的家乡。可是她昔日的朋友已经寥寥无几。布邦，斯瓦诺和阿玛拉都嫁了人，离开了；只有萨拉特还在，可据说她明年十二月份也要出嫁了。

随着雨季的到来，恒河里的水迅速丰盈起来，库苏姆也一天天地出落成年轻美丽的姑娘。可是她那素色的长袍，忧愁的面容，和安静的姿态遮盖了她的青春，也像雾霭一样使她避开了男人们的目光。十年一晃而过，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库苏姆已经长大了。

在一个遥远的九月底的早晨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高高的，肤色白皙的年轻僧人，住进了我前面的湿婆神庙。他来的消息在村里传开了。女人们都丢下自己的水罐，挤进庙里去参拜这位圣人。

参拜的人群每一天都在增长。这位托钵僧在妇女们中间出

了名。有时他会在庙堂中背诵《薄伽梵歌》，有时又会细细讲解《吉塔》，或者是手持一本神圣的经书。有些人从他这里寻求忠告，有些人询问咒语，还有人来寻医问药。

好几个月过去了。在四月份日食出现的时候，有大量的人来到恒河这儿沐浴。人们在白杨树下游行了一个集会。许多朝圣者来拜访这僧人，在他们当中还有一群女人正来自库苏姆曾经出嫁的那个村子。

这会儿正是早晨。僧人坐在我的台阶上数念珠，这时候突然有一个朝圣的女人轻推了她身边的人，说：“不会吧！他就是我们库苏姆的丈夫呀！”另一个人用两个手指轻轻扒开面纱的中缝，叫起来：“我的天哪！可不是嘛！他就是我们村查特古家的小儿子啊！”第三个人稍稍显摆了一下自己的面纱，说道：“啊！他就长着一样的眉毛，鼻子，和眼睛！”可是另外一个女人并没有转身去瞧僧人，她用水罐搅动着河水，叹道：“唉！他不再是那个年轻人了。他不会回来了。苦命的库苏姆！”

可是也有反对的声音，“他没有这么厚的胡须”；还有，“他没这么瘦”，或者，“他貌似没有这么高吧。”争论就此告一段落，这件事也没再流传开。

有天晚上，当满月升起的时候，库苏姆坐上我露出水面的最后一级台阶，她的影子落在我身上。

那时候浴池里没有别人。蟋蟀在我身边啾啾地叫着。寺庙

里的钟鼓声渐渐停止——最后一声回响正变得越来越微弱，直到它像声音的影子一样没入了远处岸边的昏暗丛林。月光在黑漆漆的恒河中投下一条闪亮的水波。在河岸上，灌木丛和篱笆里，水池旁边，棕榈丛中，在寺庙的门廊下，在断壁残垣旁，聚集着许多奇形怪状的影子。蝙蝠在七叶树的树枝间摇晃。豺狗的叫声从居民区的不远处响起，随即又消逝在寂静里。

僧人缓缓走出了寺庙。他走下浴池的台阶，看见一个女人独自坐着，便准备离开，这时库苏姆忽然抬起头来，看向身后。她的头纱滑向一边。月光落在她仰起的脸庞上。

猫头鹰叫嚷着从他们头顶飞过。被叫声惊吓的库苏姆回过了神，重新戴上面纱。然后她朝着圣人的脚深深鞠躬。

他为她祝福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她答道：“我叫库苏姆。”

那天晚上他们再没说一个字。库苏姆慢慢地走回她不远处的家。可是僧人仍然坐在我的台阶上，坐了很久。直到月亮从东边移到西边，僧人的影子从身后转到他的面前，他才站起身来，走进了寺庙。

从这以后库苏姆每天都来朝拜他。当他讲解神圣的经书时，她就站在角落倾听。每当晨祷结束，他会把她叫到面前，讨论着信仰。她并不能完全理解他的话；然而，她静静地留心听着，并尝试着去理解。对他的指示，她都毫不犹豫地去践行。她每天都在

庙里服务，为敬神的礼仪而随时候命，比如收集礼拜的鲜花，并去恒河中汲水来清洗寺庙的地面。

冬天临近了。凉风扑面而来。不过在一些夜晚也会有意外的暖风从南边吹来；这时天空不再是肃杀的样子；村庄在长长的沉寂后便又响起管乐声和歌唱声。船夫停止了划桨，让他们的船随波逐流，并唱起克利须那河之歌。这便是那个季节。

那时候我开始想念库苏姆。她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去拜访寺庙、浴池，或是僧人。

我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，可是过了一阵子，有天晚上他们在我的台阶上相遇了。

库苏姆一副哀伤的表情，问道：“主人，是你唤我来吗？”

“是的，为什么我见不到你了？为什么你最近不再理睬祭神的活动了呢？”

她没有说话。

“告诉我你的想法，不要有任何隐瞒。”

她半转过脸，回答道：“我是个罪人，主人，所以我不能够再去祭拜了。”

僧人说：“库苏姆，我知道你是有心事的。”

她微微一惊，将纱丽的一端从脸上揭起，然后坐在僧人的脚边，哭泣起来。

他稍稍挪开了一些，说：“告诉我你的心事，我会为你指引通

往平静的道路。”

她以一种毫不动摇的坚定口气诉说起来，时而停顿下来寻找词汇：“听你的吩咐，我必须大声说出来。可是，我无法清楚地解释。你，我的主人，你得推测出全部的事实。我爱慕一个人，当他是神，我崇敬他，心中充满了忠于他的幸福感。可是有天晚上，我梦见我心中的主人坐在一个花园里，他的左手紧扣着我的右手，对我低声倾诉爱意。这场景对于我似乎一点也不陌生。梦境消失了，可它对我的影响留了下来。第二天当我看见他时，眼中的他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。梦中的图景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。我在恐惧中躲得离他远远的，而那图景仍然缠着我。从那时起我的心再也无法安宁，——我内心的一切都变得黑暗了！”

当她拭着眼泪讲述这故事时，我能感觉到僧人的右脚重重地踩着我的石头表面。

她讲完了，僧人说：

“你必须告诉我梦中见到的人是谁。”

她双手紧握，恳求道：“我不能。”

他却坚持着：“你必须告诉我他是谁。”

她绞着双手，问：“一定要说吗？”

他答道：“是的，你一定要说。”

“他就是你呀，主人！”她扑倒在我的石头怀抱里，呜咽起来。

等她清醒过来，站起身时，僧人缓缓地开了口：“今天晚上我就离开这里，你不会再见到我。要知道我是一个苦行僧，并不属于这世界。你必须忘了我。”

库苏姆低声回答道：“我会的，主人。”

僧人说：“那我告辞了。”

库苏姆再没对他说一个字，只是深深鞠躬，拾起他脚边的尘土放在自己额头上。他离开了那地方。

月亮落下了；夜色渐深。我听见了一阵飞溅的水声。风在黑暗中呼啸着，仿佛想要吹灭天上所有的星星。

回 家

帕提克·查克拉沃提是村里男孩子们的头儿。这会儿他脑子里又冒出了个新的恶作剧。河边的土堤上有根沉重的木头，是用来造船桅的。他决定让大伙一起把这木头推到别处去。到时木头的主人肯定又恼火又惊奇，那会让他们乐翻天的。每个人都赞成这个提议，并一致开始行动起来。

可是就在这好玩的事情要开始时，帕提克的弟弟马康闲逛到了这里，然后一言不发地坐在他们面前的这根木头上。男孩们一时不知所措。其中一个孩子胆怯地推了他一下，让他起身，可是他毫不在乎。他看起来就像个小小哲学家在沉思，思考着这游戏的无聊。帕提克很愤怒。“马康，”他叫道，“你再不下来的话我就揍你！”

马康却只是把身子挪动到了更加舒服的位置。

现在，帕提克要想在众人面前维持他的王者风范，就显然要兑现自己的威胁。可在这危急关头他失去了勇气。好在他那发达的大脑迅速想到了一个新的策略，既能羞辱他弟弟，又能给他

的跟班们带来额外的乐趣。他下令大家一起滚动这根木头和坐在上面的马康。马康听见了这话，为了保持自己的风范而纹丝不动。可是他忽略了现实，像那些追求世俗名利的人一样，这可是冒了很大风险的。

男孩们开始用尽全力去拖那根木头，他们叫着：“一，二，三，走！”当“走”字出口时木头滚动了；随之滚下来的是马康的哲学、他的骄傲以及全部。

其他的男孩都扯着嘶哑的嗓子开心地喊叫起来。可是帕提克有些害怕。他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。可以肯定的是，马康从大地母亲的怀抱中站起来，像命运女神那样视线模糊，又像复仇女神那样尖叫着。他冲向帕提克，抓他的脸，打他，踢他，然后哭着跑回了家。闹剧的第一幕结束了。

帕提克抹了把脸，坐在河岸上一只沉没的驳船边缘，咀嚼起一片草叶。这时有船朝岸边靠过来，一个灰白头发，胡须浓密的中年男人上了岸。他看见坐在那里无所事事的男孩，便问他查克拉沃提家在哪里。帕提克继续嚼着草叶，回答道：“那边。”可是他指的方向实在模棱两可。那人又问了他一遍。他坐在驳船边，来回晃荡着两腿，说：“你自己去找吧。”然后又像先前那样嚼起草叶。

可这会儿家里的仆人来了，告诉帕提克他妈妈叫他回去。帕提克不愿意动。不过此时男孩得听这仆人的话。他粗鲁地拽起

帕提克，拎着他，任他愤怒而无力地踢打反抗。

帕提克回到家，母亲看到了他。她气冲冲地叫道：“你又打马康了？”

帕提克义愤填膺地回答说：“不，我没有；谁告诉你的？”

他母亲喊道：“不许撒谎！你就是打他了。”

帕提克突然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没有。你自己去问马康！”可是马康觉着最好还是坚持他之前的说辞。他说：“是的，妈妈。帕提克是打我了。”

帕提克已经无法再忍耐了。他不要再听这不公正的指责。他冲向马康，用拳头揍他，“挨着吧，”他叫道，“这一下，还有这一下，谁让你说谎的。”

他的母亲迅速把马康拉到一边，并把帕提克拉走，开始用双手打他。帕提克推搡着他妈妈，她大叫起来：“你这个小混蛋！你要打你自己的妈妈吗？”

就在这危急的时候，那个花白头发的男人赶到了。他问发生了什么事。帕提克看起来温顺又羞愧。

可是当他母亲退后几步看到那个人时，她的愤怒变成了惊讶。因为她认出了自己的哥哥，叫道：“天哪，哥哥！你这是从哪里来啊？”她结婚后哥哥就离家了，在孟买起家做生意。当他在孟买的时候他的妹妹失去了丈夫。比尚贝现在回到了加尔各答，并立刻打听起她妹妹的下落。当他找到她的住处时便马上赶来了。

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充满了欢乐。哥哥问起两个男孩的教育情况。他妹妹告诉他帕提克一直是个讨厌鬼，他懒惰，不听话，又野蛮。不过马康是个宝贝一样的好孩子，像羊羔般安静，又很喜欢读书。比尚贝很爽快地说他可以接手抚养帕提克，带他到加尔各答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上学。那守寡的母亲欣然同意了。当帕提克听到舅舅问他是否愿意跟他去加尔各答时，他的高兴溢于言表，说道：“哦好呀，舅舅！”他丝毫没有掩饰发自内心的乐意。

对他母亲来说，送走帕提克是个大大的解脱。她对帕提克有偏见，不过她同样地爱着两个男孩。每天她都担心帕提克会把马康淹死在河里，或者打架时打破他的头，或者将他赶入险境，等等。与此同时，当她看到帕提克那么急切要离开时，又有一些难过。

这事儿定了以后，帕提克便不住地问他舅舅什么时候可以启程。他整天兴奋得如坐针毡，夜里几乎也睡不着觉。他把自己的鱼竿、大风箏和那些弹子全都永久性地留给了马康。在这种分别的时刻，他对待马康实在是无比的慷慨。

他们到了加尔各答，帕提克第一次见到了舅妈。她对家中新成员的加入可一点也不开心。自家的三个男孩已经够难照料的了，她没法再兼顾其他孩子。而让一个十四岁的乡下男孩来到他们中间，对她来说实在是烦心。比尚贝在做出这项鲁莽决定之前的确是应该好好考虑下的。

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，再没有比一个十四岁男孩更讨厌的事物了。他既不好看，又没有用处。你已经无法把他当成小男孩一样去疼爱；而他又经常碍事。如果他说起话来口齿不清大家会说他太幼稚，可如果他像成人那样讲话，人们又会觉得他很粗鲁。事实上只要是他说出的话都会让人厌恶。然后他又是在并不迷人的成长期。他发育得飞快，衣服都不合身了；他的声音变得嘶哑、刺耳、粗糙；他的脸突然显现出丑陋的棱角。小男孩的缺点都是很容易被原谅的，可是对于一个十四岁少年，即使是不可避免的过失也让人难以容忍。当他和年长的人说话时，他要么太莽撞，要么又太腼腆，他简直该为自己的存在而感到羞愧。

然而又正是在这个年纪，一个少年的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认可与爱；任何人对他的肯定都能让他俯首称臣。可是没有人敢爽快地去爱他，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过分放纵他，对那男孩是有害的。所以整天被责骂训斥的他变得像只被主人丢弃的流浪狗。

对于一个十四岁男孩来说，他的家是他唯一的乐园。如果家中的女人们给他些好脸色，能把他放在心上，那便是最大的欣慰了，而如今与一群陌生人一起住在陌生的家中却没有减轻他一丝痛苦。

帕提克成了舅妈家中的不速之客，这位年长的女人瞧不起他，在每一个场合都忽视他，这让他很难受。每次她吩咐他帮忙做些事，这孩子都会开心过度而把事情做过了头；然后她就会告

诉他别再表现得这么蠢，而应该继续做功课去。

在舅妈家里那种被忽略的气氛深深地压抑着帕提克，他感到几乎不能呼吸。他多希望能跑到开阔的乡野里，自由地呼吸，往肺里灌进满满的空气。可是那儿没有开阔的乡野，四面八方都是加尔各答的房屋和墙壁。每天晚上他都梦见乡下的家，渴望再回到那里。他想起那片美丽的草地，他曾经整天在那儿放风筝；那宽阔的河岸，他会开心地唱着、叫着在岸边游荡上一天；那窄窄的河溪，他可以随时去那儿扎猛子、游泳。他想起自己统治的那一帮男孩玩伴；而他白天黑夜想念得最多的，是他那专横的妈妈，即使她曾对他抱着那么大的偏见。这是一种类似于动物的本能的爱；一种奔向所爱的人面前的渴望；当自己不在她身边时那种难以名状的渴望；一种发自内心深处对母亲的呼唤，就像黄昏小牛犊的哀鸣。这种几乎是动物本性的爱使这害羞、紧张、干瘦、笨拙、丑陋的男孩焦虑不安。没人能理解这感觉，可是他的思想正不断地被这感觉吞噬。

在整所学校里没人比帕提克更落后了。老师问问题时他目瞪口呆的什么话也不说，像只背了太多货物的驴一样默默承受着落在背上的鞭打。当其他男孩出去玩时，他愁闷地站在窗边，凝视着远处房子的屋顶。当他碰巧突然看到一群孩子在哪个屋顶的平台上玩耍时，他的心就会因为渴望而刺痛。

有一天他鼓起了全部的勇气，问他的舅舅：“舅舅，我什么时